

寻秦记

黄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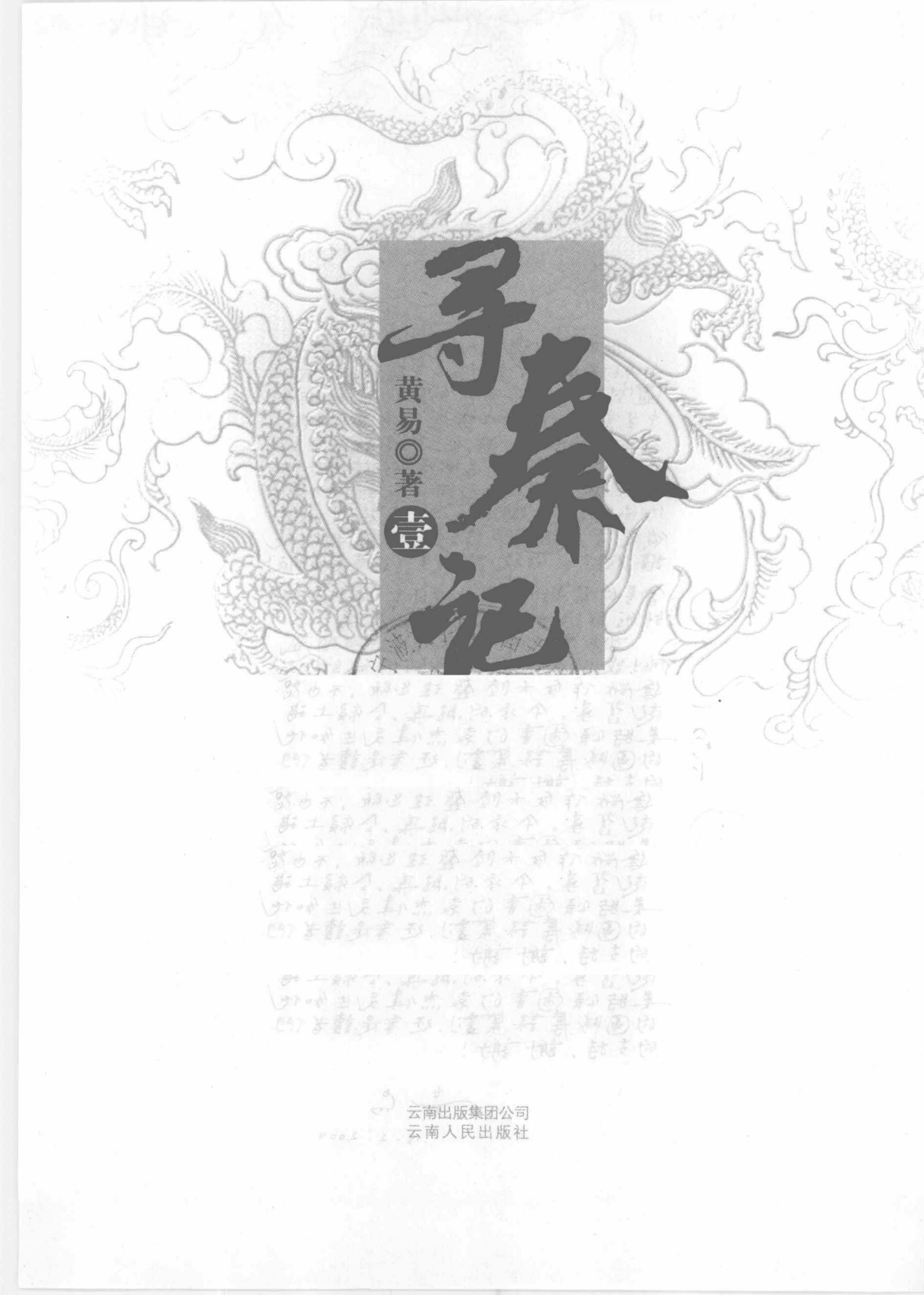
◎ 著

壹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黄易精品】





寻秦记

黄易◎著 壹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秦记.1 / 黄易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809-5

I. 寻...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3591号

寻秦记 壹

黄易 著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组稿: 周 琼

责任编辑: 马 清

杜佳颖

特约编辑: 余 红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开本	1/16 680×980
印张	20.25
字数	360千字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5809-5
定价	26.00元

序

从《破碎虚空》到《封神记》，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真的是一言难尽。在《破碎虚空》前，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生活平凡单调，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无可救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

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武侠小说陷入低潮，我遂移情科幻作品，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破碎虚空》，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只是掉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会是怎么样的滋味？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

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不由想起旧事。今次的结集，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谢谢！

黄 易

2009.2.18



目录

第一章	时空机器	001	第七章	情海生波	155
第二章	墨子真传	025	第八章	披荆斩棘	184
第三章	情场较量	042	第九章	美女嫣然	208
第四章	初露头角	065	第十章	救世圣人	233
第五章	秘密任务	095	第十一章	逃出大梁	261
第六章	踏上征途	129	第十二章	三大杀招	290

第一章 时空机器

“吱嘎——”

煞车致轮胎与地面摩擦所产生的尖锐噪音，在全城最热闹的“黑豹酒吧”门前响起。属于军方特种部队，被誉为精英中的精英的第七团队专用的吉普车，倏然停下。欢叫怪笑声中，项少龙和三名队友扶着车门，飞身跃下车来。经过在戈壁沙漠三个月艰苦的体能和战术集训，难得有三天假期，不好好享受一下人生，怎对得起父母？

项少龙今年二十岁，长期曝晒于阳光下的黝黑皮肤闪耀出健康的光泽，他或许算不上是英俊小生，可是近两米的高度、宽肩窄腰长腿、没有半寸多余脂肪坚实隆起的肌肉、灵活多智的眼睛、高挺笔直的鼻梁、浑圆的颧骨、国字形的脸庞，配合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那一抹充满挑逗意味的懒洋洋的笑意，着实具备使任何女性垂青的条件。

刚要拥进酒吧，一阵混乱的物体坠地和鼓掌喝骂声中，先他们一步来的队友小张和蛮牛两人被扔了出来，横七竖八倒跌门外，呻吟着力图爬起来，可是这在平时非常简单的动作，此刻对两个特种部队的精锐而言，却变得非常困难。四人色变，抢前扶起这两个人。

额生肉瘤的犀豹骇然道：“多少人？”

这一句话问得大有道理，小张和蛮牛与他们同属第七特种团队，是从

全国军队当中挑选出来接受严格训练的精锐劲旅，专门应付各种最恶劣的情况，例如反恐怖活动、执行刺杀或拯救任务、保护政要等等。训练包括各式武器的运用、徒手搏击、体能耐力、旷野求生、间谍的技巧，总之是要把他们训练成超人，等闲十来个壮汉难以伤他们的毫发。不过，他们也成为其他部队嫉妒的对象，好事者均以打胜第七团队的人为荣。假日花天酒地、闹事打架乃例行节目，只不过像今天这样被人轰出门来，还是第一次发生。

小张清醒些许，张开被打得淤黑的眼睛，见扶起他的是项少龙，大喜道：“龙哥，快给我们出这口鸟气！”

部队里人人尊称项少龙为龙哥，不是他年纪大，而是因为他是队里的首席神枪手，也是自由搏击冠军和体能最佳的英雄人物。

蛮牛边喘气边指着酒吧说道：“是八四一部队的教官黑面神，竟斗胆招惹我们的冰霜靚女。”

四人一起勃然大怒，冰霜美人郑翠芝是他们团队指挥的美丽军机女秘书，在他们中尚未有人追到手之前，怎容其他部队沾手染指？

项少龙一想起打架，立即精神振奋，挺起胸膛喝道：“扶他们进去欣赏小弟表演身手！”领先大踏步进入酒吧。

宽敞的酒吧内烟雾弥漫，人声音乐声震耳欲聋，数百人闹哄哄的，气氛热烈。他高大的身影刚出现在入口，酒吧立刻静了下来。

身材魁梧结实的黑面神和十多名他的队友身穿便服，偕几名穿得性感惹火的女郎倚着吧台喝酒调笑，冰霜美人郑翠芝被黑面神搂紧小蛮腰，见到进来的是一向不大理睬她的项少龙，故意把惹火的身体半挨入黑面神怀里，还示威似的吻了一下黑面神的脸颊。

黑面神看到项少龙，眼睛亮起来，手往下移，大力拍郑翠芝两下，笑道：“一个对一个，还是一起上？”

军队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打架只动拳头，除非是深仇大恨，否则不会动用刀子或酒瓶等一类杀伤力较大的东西，以免闹得不可收拾，被逮捕惩处。

项少龙先环视一眼酒吧内的形势，发现上次勾搭不成的酒吧皇后周香媚正和几名男女坐在一角的桌子旁，含笑看着他。项少龙雄心大振，从容笑道：“对付你这种角色，何需费神，悉听尊便。”

酒吧内不分男女一齐起哄笑闹，推波助澜，气氛炽烈沸腾至顶点。

小张移到项少龙旁边，低声警告道：“小心！这点子很厉害。”

不知是谁怪声怪气尖叫道：“有人胆怯呢！”

好看热闹的旁观者笑得更厉害了。

蛮牛凑过来低声说道：“黑面神后面那两个人是本地洪馆最棒的两个冠军拳手，今天是有备而来，存心让我们丢脸的。”

项少龙早留意到那两个一身凶悍之气的人。“观察环境”是特种部队七大训令的第二项，第一项是“准备充足”，第三项是“保持冷静”，这正是现在他要做的事，他低声吩咐道：“叫他们袖手旁观，我有信心单独解决这三个家伙。”

黑脸神脱掉西装上衣，交给冰霜美人，向前两步，冷冷地道：“项少龙！我已经容忍你很久了，上次你在野猫卡拉OK打伤我们十多人，今天我来和你算算旧账。”

项少龙让五名战友分散退开，自己单独上前，在距离黑面神前方大约四步的地方站定，好整以暇地向酒保叫道：“给我来瓶鲜奶，让我教训黑面神后解渴。”

这句话立时惹来哄堂大笑。

黑面神的人叫道：“小子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呢。”

黑面神向左一晃，使个假招，接着阴险地踢出一脚，照项少龙小腿上五寸下五寸处踢去。项少龙往旁一移，轻松避开。众人见终于动手了，不论男女，齐声嚣叫，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黑面神一声大喝，闪电抢前，进步矮身，双拳当胸击来。项少龙再退一步，避过敌拳。

众人见他闪躲不还手，齐声嘲弄，黑面神那边的人更是高声辱骂。黑面神以为项少龙怕他，大为得意，曲突中指成凤眼拳，乘势追击，箭步上前，一拳朝他鼻梁捣去。项少龙心想来得好，待拳头逼近鼻梁寸许，整个人往后飞退，好似被他一拳轰得离地飞跃的样子。众人看得如痴如狂，大叫大嚷。

蛮牛等自然知道打项少龙不着，正奇怪他为什么只避不攻，这小子连退六步，往后一仰，竟倒入坐在椅上的酒吧皇后周香媚的芳怀里，周香媚吓得尖叫起来。

黑面神疯虎般扑过来，项少龙一声大喝，身子一挺，右手乘机在周香媚嫩滑的脸蛋上摸了一把，借腰力弹起，炮弹般俯身往黑面神迎去，不顾对方两手握拳往他背上猛击下来，头颅刚好顶在对方的小腹上。黑面神尚未有机会击中项少龙，对方头顶处传来无可抗拒的庞大力道，使他近一百公斤的身体玩具般往后抛去，结结实实跌回舞池正中。

酒吧内三百多人全部噤声，顿时一片寂静，只剩下喇叭传出充满节奏和动感的“乐与怒”的音乐。项少龙若猛虎下山，往四脚朝天跌倒的黑面神扑去。那两名黑面神请来的职业拳手见情势不对，同时窜上来，绕过仍未爬起来的黑面神，分左右迎击项少龙。战友蛮牛、小张等纷纷喝骂不要脸，却没有动手，没有人比他们对项少龙更有信心。战事眨眼结束。

项少龙连晃数下，避过敌方攻势，恶豹般窜到两人间，一肘撞在左方那拳手肋下，右手格开敌拳，在左方那人倒地前，给右面那人的小腹两记连续的膝撞。黑面神此时才勉强站稳，在右面的拳手痛极跪地之际，项少龙又狠狠地往黑面神的鼻梁一拳捣去。惨嚎声中，黑面神鲜血喷溅，倒在赶过来的郑翠芝身上，这对“苦命鸳鸯”登时变作滚地葫芦。

项少龙哈哈大笑，戟指黑面神方面的人挑战道：“来！一齐上。”蛮牛等一起逼上来，摩拳擦掌。

郑翠芝爬起来，尖叫道：“项少龙！你不要得意！我会要你看！”

项少龙哪还有空理她，他走到酒吧皇后周香媚旁边，一把拖她起来，直出酒吧。

周香媚大嚷道：“你要带人家到哪里去？”

项少龙将她抱起放到吉普车司机旁的位子上，笑道：“当然是回家啦，我怎么付得起酒店昂贵的租金。”

“铃——”

受惯严格军训的项少龙立时醒来，从周香媚玉臂粉腿的纠缠中脱身，拿起话筒。

郑翠芝清脆的声音传入耳内：“项队长，你还有十五分钟可以梳洗，宪兵部的装甲车在大门外等你。”

周香媚呻吟一声，撒娇地道：“帅哥！赶快过来嘛！”

项少龙抚着因昨晚缠绵而仍带点倦痛的腰骨，失声道：“你吓唬我吗？打场架会这么严重？”

郑翠芝冷冷道：“谁说和打架有关？是科学院那边要我们体能最好的特种人员去做实验，我见你昨晚那么英勇，体能好得那么惊人，向指挥官推荐你，手令签发下来了呢！”

项少龙那还不知道她是在公报私仇，恨得牙痒痒道：“今天我仍在放假啊！”

郑翠芝娇笑道：“我的项队长，没有任务才可以放假嘛，军人是

二十四小时属于国家的。”

项少龙恨不得把她掐死，嘴上却叹道：“唉！昨晚我这么勇猛，还不是为了你，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呢？”

周香媚赤裸裸地从被子里钻出来，嗔道：“你在和谁说话？”

项少龙忙向她打个手势，叫她噤声。

电话线另一端沉默片刻，轻轻道：“你骗人！”

项少龙一手捂住要说话的周香媚的小口，鼓其如簧之舌道：“我怎么会骗你？我项少龙日日夜夜都在思念你，只是没说出来罢了！你可知道！我……”

郑翠芝截断他道：“好了！迟些再说。做一天的实验白老鼠好吗？下次我找另外的人去。快换衣服。”

“啪”的一声挂断电话。

装甲车在守卫森严的科学院大门前停下，项少龙囚犯般被四名宪兵押进去，移交给研究所的警卫，立即被送往一间放满仪器像是病房的屋子。接受过全身检查之后，医生满意地签字，然后由护士把他推出房间。

躺在手推床上的项少龙抗议道：“我不是病人，自己可以走路！”

护士显然对他颇感兴趣，边走边低头笑道：“乖乖地做个好孩子，我不但知道你不是病人，还知道你比一条牛还强壮。”

项少龙本性不改，色心又起道：“嗨！你叫什么名字？怎样才可以找到你？”

护士白他一眼，没好气答他。一重一重的闸门在前面升起，护士推着他深入建筑物内，直抵一道升降机的门前。八名警卫守在门旁，接收项少龙。项少龙一阵心寒，这究竟是个什么实验？为什么实验室竟是在科学院下面的地牢里？

升降机下降近十层楼的高度之后终于停止。项少龙又被警卫推出去，经过几重门户来到一个广阔的大堂。

项少龙往四周一看，吓得坐起来。在这个高达三十米的大堂的另一端，一个以合成金属制成的大熔铁炉似的庞然巨物，傲然出现在眼前。大堂内布满各式各样的仪器，有些像一艘巨型宇宙飞船的内舱。百来个穿着白色制服的男女研究人员正忙碌地操作各种仪器。大堂两旁分作两层，最顶的一层被落地玻璃隔开，另有无数研究员坐在各式各样不知名的电子设备前忙个不休。他看见有人透过玻璃在对他指指点点。

寻秦记

项少龙糊涂起来：天啊！这是怎么回事？那种严肃的气氛，绝不是开玩笑的。

一男一女两名研究员来到他身旁，男的笑道：“我是方廷博士，她是谢枝敏博士，我们是这个时空计划的总工程师马克所长的助手。”

项少龙弹起身来：“是怎么一回事？至少应告诉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有点像老姑婆，姿色平庸的女博士谢枝敏严肃地道：“放心！一切安全，至于细节，马所长将亲自告诉你。”

方廷博士道：“军人的天职是为国家服务，项队长能成为时空计划第一个真人试验品，应该感到荣幸，来！”

项少龙摇头苦笑，无奈地跟随他们往那个庞然巨物走去。唉！今天究竟走什么运道呢？

项少龙躺在一个金属人形箱子里，手足腰颈都被金属带子箍紧，变成了任人宰割的试验品。

项少龙正在咒骂郑翠芝的时候，箱子的上方出现一个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头子，俯视他笑道：“我是马克所长，项队长感觉如何？”

项少龙冷冷道：“感觉就像一条被送往屠宰场的畜生，却还不知道那是宰猪还是宰牛的屠宰场。”

马所长干笑道：“项队长真会说笑话。”顿了顿又问道：“你对我们国家哪段时期的历史比较熟悉一点？”

项少龙愕然道：“这与做实验有什么关系？”

马所长不高兴道：“先回答我的问题。”

项少龙大叹倒霉，只想匆匆了事，想了一想之后答道：“我对历史知道得不多，不过最近看过《秦始皇》那部电影，对他的阿房宫和放纵的生活非常羡慕，我还读过几本关于战国和秦始皇的书……”

马克所长不耐烦道：“好，这就行了，就是大秦帝国，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秦王政即位的第一年。”然后对着白袍襟领上的对讲机把年份重复了一次。

项少龙愕然道：“我的天！你在说什么？”

马所长兴奋起来，老脸泛光，伸手下来轻拍项少龙的脸颊，微笑道：“朋友！你不知道你有多么幸运，竟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返回过去的人。”

项少龙不明所以地问道：“你？”

马所长根本没有兴趣听他的话，激动地道：“你有没有看过电视上那种叫‘时光隧道’的画面，你看！眼前正是伟大的时光隧道，这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事实，很快的，我们将会改变人类关于时空的所有观念……”

项少龙躺在箱内，当然看不到什么，用力挣扎道：“不要说笑，告诉我到这里来究竟是做什么实验？”

马所长兴奋不减，滔滔不绝地道：“待会儿你会被送进时间炉，只要我按下一个按钮，装在炉底的氢聚变反应炉会在三十六小时内，积聚足够的能量，然后在炉内的热核里产生一个能量的黑洞，破开时空，那时磁场输送器会把你送回公元前的世界，你说那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

项少龙冷汗直冒，对着这个和疯子没有什么两样的科学狂人喊道：“你不是在说笑话吧？”

马所长道：“当然不是说笑话，我已经成功地把十二只白老鼠、两只猴子送过去了，又安然无恙地把它们带了回来，只可惜它们不能告诉我是否确实到过那里，也无法说出身处其境的感受，所以必须由军部供给我们体能最好的战士做实验品，那个人就是你项少龙。”

项少龙魂飞魄散地叫道：“我不同意，我要立即脱离军队！”

马所长不悦地道：“不要慌张，你只会在那里停留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就像是一个短暂的梦一样，我只要你牢记梦里曾发生过的事。可以注射了。”

项少龙仍在抗议，工作人员走过来给他注射了一管药液。他神志渐趋模糊，这时箱盖合拢起来，合成金属铸成的坚实箱子缓缓在输送带上移动，穿过时间炉旋开的圆形入口，送入炉内。

实验室所有仪器立即忙碌起来，无数指示灯亮起，近四百名研究员总动员，全神贯注地监视仪器中显示的各种数据。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总控制塔坐镇指挥的马克所长神色愈来愈兴奋，两眼放光。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实验室开始进行从一百开始的倒计时。

“六十、五十九、五十八……”

警报声忽地响起。

负责监察炉内力场状况的研究员惊惶的声音传过来：“时间炉内的力能异常地攀升，请马所长指示是否立即关闭能源。”

“四十八、四十七……”

所有工作人员的眼光全集中在马所长身上。

“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七……”

马所长紧张地盯着显示炉内力场能量疯狂攀升的仪器读数，额角渗出冷汗，犹豫片刻，颓然发布命令：“紧急措施第五项，立即执行！”

蓦地炉内传出闷雷似的响声，接着整个实验室震动起来，强烈炽热的白光随时间炉的爆裂向四周射去。没有人来得及哼叫半声，整座深藏地底的实验室刹那间被强烈的爆炸分解成分子，没留下半点渣滓，更没有人活下来。

项少龙醒过来的时候，全身肌肤疼痛欲裂，骇然发觉自己正由高空往下掉。“砰！”瓦片破碎声中，他感到自己正撞破一层屋顶，掉进一间屋子里，甚至压在一个男人身上。惨叫和骨折的声音响起，接着是女子的尖叫声，模糊中他勉强看到一个赤裸的女人慌忙地往外奔逃，然后他昏过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浑噩昏沉里，他隐隐约约觉得有个女人在悉心地照料他，为他抹身更衣，敷治伤口，喂他喝羊奶。终于在某个晚上，他清醒了过来。睁眼一看，眼前的情景让他倒抽了一口气。天啊！这是什么地方？

他躺在松软的厚地席上，墙壁挂着一盏油灯，黯淡的灯光无力地照耀这所草泥为墙、瓦片为顶，大约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一边墙壁上挂着蓑衣、帽子，屋角是一个没有燃烧的火坑，旁边还放满釜、炉、盆、钵、碗、筷子等只有在历史博物馆才能见到的原始炊饮用具，墙壁的另一侧放着几个大小木箱子，其中一个箱子上立着一面铜镜。

项少龙一阵心寒，那疯子所长说过只停十秒就会把自己接回去，为什么自己仍在这噩梦似的地方？难道真的到了公元前秦始皇的年代？脚步声就在这时响了起来，项少龙紧张地望着洞开的木门，心脏在霍霍地跳动。他在心里祈祷：但愿这只是实验的一部分，是马疯子摆布的恶作剧，欺骗自己相信通过那个鬼炉真能回到什么古代。哼，鬼才相信他那套把戏！

门开了，但见一个只在电影里出现过的古代丽人，她穿着粗布麻衣，头扎红巾，额前长发从中间分开各拉向耳边与两鬓相交，编成两条辫子。手中捧着一个坛子，脚踏草鞋，盈盈举步进来。她相貌娟秀，身段苗条美好，水灵灵的眼睛瞥见项少龙目瞪口呆的样子，吓了一跳，差点把坛子失手掉到地上。她急忙放下坛子，移步上前跪下，纤手摸上他的额头，又急又快地以她

悦耳的声音说出一连串的话，脸泛喜色。项少龙心说“完蛋”，马上又昏迷过去。

阳光刺激他的眼睛，把他再次弄醒了，屋内静悄无人。现在他的精神比上次好多了，再说他生性乐观，说抛开一切就真能抛开。他试着从地席上爬起来，钻出被子，发觉自己不知在什么时候换了一身至少小了两码，且怪模怪样的古代袍服，领子从颈后沿左右绕到胸前，平行地垂直下来，下面穿着一条像围裙似的鼻衽短裤，难看死了。

项少龙压制躲回被子里的冲动，往上望去，屋顶有新修补过的痕迹，记起自己当日从空中掉下来，还压在一个男人身上。那男人究竟是生是死？而自己弄伤了人，为什么那美丽古代少妇仍对自己那么好呢？忍着一肚子的疑问站起来，一阵天旋地转，好半晌后发觉自己正靠在窗前。他紧抓住窗沿，支撑住身体。外面射进来的阳光洒在脸上，令他舒服了一些。

究竟发生什么事？那鬼实验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自己仍未回去？是否永远都回不去了呢？家人朋友一定非常担心，更不用说要对郑翠芝来个大报复了。项少龙痛苦得想哭。天气这么热，要是罐汽水就好了。

抬眼向外望去，四处一片碧绿，天空蓝得异乎寻常，冉冉飘舞的白云比棉花更纤柔洁净。项少龙心中极为震惊，现在他知道自己真回到了古代，否则怎么会有这么不染一尘的天空？手足的肌肤有被灼伤的遗痕，幸好已在蜕皮康复的过程中，不会有什么大碍。自悲自怜一阵之后，项少龙感到体力迅速恢复过来，好奇心也膨胀起来。外面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自己是否真能找到电影里曾描述过的那个暴君秦始皇？

他推门走出屋外，原来是个幽静的小山谷，一道溪水绕屋后而来，流往谷外，右方溪流间隐约有女子的歌声传来。左方是一片桑树林，似乎是个养蚕的地方。想起那个古代布衣美女，项少龙心情开朗，饶有兴致地循歌声找去。

那女子一身素白，裙子拉高扎在腰间，露出裙内的薄汗巾和一对浑圆修长的美腿，正蹲在溪旁洗濯衣物和陶碗陶碟一类的东西，神态闲适安逸，轻唱不知名的小调。

项少龙乍见春光，又看她眉目如画，身不由己地朝她走过去，岂知脚步不稳，又踏上一块松软的泥团，“咚”一声掉进溪水里。美女大吃一惊，抢下水来扶他。项少龙从高及胸膛的水里钻出来，女子刚好赶到，挽起他的手，搭往自己的香肩。项少龙心中一荡，乘机半挨半倚地靠贴着她芳香的身体。女子惶恐又关切地对他说了一连串的话。

寻秦记

项少龙此时脑筋较前灵活，仔细听来也能听懂一小部分，那女子说的有点像河北或是山西一带的方言，非常难懂，他大概听出对方是在责怪自己身体还未复原就跑出来，不由心中感激道：“多谢小姐！”

女子呆了一呆，瞪大眼睛看他，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这句虽然依旧难懂，项少龙总算整句猜出来了，立即哑口无言。自己能说什么呢？难道能告诉她，他是从二十一世纪乘着时光机器回到古代来的人吗？两人这时仍站在水中，浑身湿透，项少龙倒觉得不要紧，可是那美女衣衫单薄，湿水后纤毫毕露，和赤身裸体差不多。女子看到项少龙灼人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俏脸一红，登时忘记一切，匆匆扶他上岸。

项少龙忍不住乘机伸手去摸她，沾人家的便宜，那女子玉颊生霞，不过却没有反对或责骂。项少龙大乐，看来这时代的美女比之二十一世纪更开放，什么三步不出闺门、被男人看过身体后非君不嫁……诸如此类的教条，当是穿凿附会之说，又或是儒家大讲道德礼教后的事。

这么看来，就算暂时不能回归二十一世纪，生活亦不会太乏味。

换过干衣的项少龙和那美女对坐席上，吃她做的小米饭，还有苦菜、羊肉以及加入五味佐料腌制而成的酱肉。不知是否肚子实在太饿了，项少龙吃得津津有味，感到每样东西都特别鲜美可口，比之北京烤鸭或汉堡更有味道。美女边吃边饶有兴致地打量他。项少龙暗忖这里如此偏僻，前不见村后不着店，为什么她的生活却是如此富足，难道古代比现代更好？

美女轻轻说了两句话。

项少龙问道：“什么？”

美女再说了一遍，这次他听懂了，原来她说自己长得很高，她从未见过有人长得那么高的。

他暗笑那时代的人必定个个都是矮子，顺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美女摇摇头，表示听不懂。经过反复问答推敲之后，她欣然道：“桑林村的人唤奴家作美蚕娘。”

这回轮到项少龙一时听不懂了，待弄清楚时，两人愉快地笑起来，于是项少龙报上自己的名字。谈话就在这种尝试、失败、再接再厉中进行，谁也不愿停止，一直到项少龙差不多有八成把握可以听懂她的方言，才问起那天从天而降的事。

美蚕娘粉脸微红道：“那天你压死的人是邻村一个叫焦毒的土霸，由市集一直跟奴家来到这里想污辱奴家，幸好公子从天而降，把他砸死了。”

奴家将他埋葬在桑林里。”又红透耳根、垂首羞赧然道：“奴家嫁给两兄弟，可是却给恶人征去当兵，在长平被人杀了。”

长平之战？她说的难道是历史上有名的秦赵之战？是役，秦将白起将赵军四十万人全部坑杀。想到这，项少龙忙问道：“那是多久前的事了？”

美蚕娘歉歉道：“是九年前的事。”

长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二六零年，那当下就是公元前二五一年。马疯子所长要把自己送回公元前二四六年，也即秦始皇登基的那一年，与现在只差五年，这么说他算得还是相当准确的。

心念一转，项少龙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美蚕娘嗔道：“人家不是说过吗，是桑林村呀！”

项少龙又问道：“是赵国的地方？”

美蚕娘摇摇头：“奴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只知道桑林村的事，我两个丈夫的死讯是市集里的人告诉我的。”

项少龙惊讶地问道：“你真的同时嫁给两个丈夫？”

美蚕娘感到奇怪地答道：“当然是真的！”

项少龙暗叹，自己虽然看过几本战国的书，可是对这时代的风俗不清楚，唯有绕过这问题道：“你没有为他们生孩子吗？”

美蚕娘黯然道：“孩儿的两个爹走后，奴家生活很苦，孩儿不幸病死，后来奴家学会了养蚕，生活才安定下来。”

项少龙怜意大起，这标致的美人儿青春年少，却吃过那么多苦头！

美蚕娘低声道：“奴家每天向老天爷祷告，求它开恩赐奴家一个丈夫，就在人家最凄惨的时刻，老天爷开眼把你掉下来给我，奴家高兴死了，以后你便是蚕娘的丈夫。”

项少龙听得瞠目结舌，不过这也好，不用费一番口舌解释自己的来历。

唉！恐怕要靠她来养自己才行。就在这时，他灵光一现，暗忖公元前二五一年，秦始皇应仍在赵国首都邯郸落魄不得志，如果自己找到他搭档合作，等到他登上帝位时，自己岂不是也能飞黄腾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多少美女有多少美女吗？想到这里心痒起来，问道：“你知道去往邯郸的路吗？”

美蚕娘茫然摇头，脸色转白，咬紧下唇颤声道：“你是否想离开这里？”

项少龙爬往她身后，紧贴她的香背，手往前伸，轻柔地抱住她，柔声道：“不用怕！无论到哪里，我都会把你带在身边。”

美蚕娘被他抱得浑身发软，喜道：“真的！”

项少龙保证道：“当然是真的！”

美蚕娘以前侍候的是两个粗野的鲁莽丈夫，何曾尝过这种温柔？她娇躯战栗道：“明天我要去市集，届时可问人，定会知道邯郸在那里。”

项少龙一只大手探进她的衣襟里，问道：“那土霸焦毒有没有……嘿……什么你？”

美蚕娘娇喘道：“他刚要污辱奴家，还没有……噢！”香唇早被封堵。

项少龙尚未遇到过这么柔顺的美女，当即展开拿手本领，一时春情满室，呻吟声和喘息声交响乐般鸣奏起来。

寂寞多年的美蚕娘首次尝到了男女间平等的两性之乐。

项少龙突然觉得鼻孔搔痒，打个喷嚏醒过来，原来是美蚕娘拿片桑叶在作弄他。天仍未亮，他一把搂着美蚕娘，吻她湿润的嘴唇。

美蚕娘猝不及防下只能以咿咿唔唔作反应，不知在表示快乐还是在抗议。

项少龙待要进一步行动，脸如火烧的美蚕娘娇吟道：“少龙啊！我们须立即启程赶集去！”

项少龙清醒过来，停止调情，恐吓道：“还敢顽皮吗？”

美蚕娘抿嘴笑道：“敢！却不是此刻，再不赶集的话今天会没东西吃的。”

项少龙想起昨晚她的娇媚，心中一荡，但想起该去寻找秦始皇，忙爬起来。

美蚕娘拿出一套衣服，说道：“这是人家在你昏迷时为你做的，穿起来一定很好看。”

项少龙在她侍候下穿衣，长短合度，虽是粗布麻衣，仍看得美蚕娘秀目发光，赞叹道：“美蚕娘从没有想过世上有你那么好看的男人。”又用一条布带把他长长了的头发扎好。

梳洗后匆匆上路，项少龙肩扛整包袱的蚕丝，腰插柴刀，脚蹬草鞋，随美蚕娘走出山谷，往小山谷外那属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世界走去。